



中科院专家回顾“四·二五”

(明慧记者蕴韵悉尼采访报道)

“有人说，因为‘四·二五’法轮功‘围攻’了中南海，中共才镇压，事实上那是中共构陷迫害法轮功。”原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静航女士谈到十一年前的往事，依然难以忘怀。她和丈夫亲身经历了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信访办的和平上访。她与记者分享了那段历史的详情：



■原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静航女士



■四·二五上访现场，法轮功学员文明安静，警察不用维持秩序，在一旁聊天。

事情起因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何祚麻在天津“青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栽赃诽谤法轮功的文章，天津的法轮功学员到该出版社讲真相澄清事实，却遭当地公安局抓捕和殴打，四十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入狱。

何祚麻是中科院的，我们中科院的法轮功学员打电话给他，约其面谈，他拒绝。我们联名给中科院院长写信，反映他故意引用假例证栽赃法轮功，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陷阱

四月二十四日晚，有许多外省学员乘大轿车进京上访，沿途需经许多路卡和检查站，北京市里一下增加那么多人，有的还在打听哪里是信访办，有的已到了中南海附近。警察既不驱赶也不报告，这在严密监控下的北京城是完全不可能的。

曾有文章揭露：“公安部对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之前的行动了若指掌，而不是象国内媒体所说的毫不知情。中央电视台用来揭批法轮功的录像表明公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从何处

开车进京，何时从什么车站下车，经什么路口向信访办步行汇集，都非常清楚，并安排了摄像记录。”所以他们是有意骗学员入陷阱。

警察引路带学员入府右街 构陷包围中南海

四月二十五日清晨六点多钟，我和老伴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一下车，我们看到，西安门大街人行道两边已站满法轮功学员，还有许多学员从外地赶来，夜里就等在了这儿。学员秩序井然地站在西安门大街人行道的边上，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就在这里。这时府右街上并没有法轮功学员。我们的愿望是到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而不是要把中南海围起来。

这时我看见警察正带领西安门大街东边的学员队伍向南边的府右街走，我感觉有点蹊跷，但没有多想，法轮功无组织，也无人指挥，学员都听从警察的安排，他们让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让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

我也跟着队伍沿府右街往南走。随后我又看见另一队警察带领着法

轮功学员队伍从长安街方向过来，两边汇合后，警察就安排我们站在府右街马路的人行道上。我们自觉排成三排，留出了盲道、行人路和花池草地。因来了上万法轮功学员，所以长安街、西四、西单、北海及胡同里都有法轮功学员。结果由警察指挥、安排成了对中南海包围之势。

学员都很善良，想不到正陷入中共的圈套。

没有标语，没有口号

那天我们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骚动，没有喧哗，没有激愤和抱怨，捧着《转法轮》在读。我们真诚期待政府能了解法轮功真相，释放天津被抓捕的学员。

大约早晨八点多钟开始戒严，府右街停着许多警车，密集的一排武警与法轮功学员面对面地对峙站着。警察的除障车来回开，还有扛着摄像机的人站在汽车上来回摄像，没一个人能遗漏，谁都清楚这是为秋后算账作准备的。路上除了警车就是警察，还有便衣。不经特许谁也不能进入，更没有外界媒体了。气氛恐怖、窒息、散发着火药味，有一触即发的感觉。

上午八点多，信访办官员走出中南海正门接见学员，让学员派代表进去反映情况，学员们互不相识，无组织，更无代表，就举手毛遂自荐。信访办官员点了先站出来的三个学员。代表在与信访办官员对话时提出了三点要求：一、释放在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二、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三、允许法轮功的书籍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出版。（[接下页](#)）

世界各地举行“四·二五”十一周年纪念活动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五日前夕，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举行活动，纪念“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十一周年，并呼唤世人了解真相。图为约两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游行集会，向民众展示大法修炼的美好及迫害的惨烈。◇

我叫王季仙，在中国大陆当了三十几年医生，退休前在北京大学校医院内科，糖尿病专科门诊，现在和儿孙一起在美国生活。几十年中，我看到过很多病人很痛苦。很多病是不容易治愈的，尤其是糖尿病，几乎是终生病，而且致残率很高。

以前我对气功不了解，没有什么好印象，因为有些人练了气功出偏了来找医院，我们用常规方法又查不出什么毛病；而那些练气功把身体练好的，人家也不来医院找我们，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对气功印象不好。改变这种印象是1996年初，从我以前的一个老病号那里。

我的这位从前的老病号是位北大的教授，高血压、心律紊乱、慢性心功能不全等严重疾病，几个大医院专家会诊说没法治。后来我有一年多没有见到她，有一天在校门口碰见了，看她身体健康，气色很好。我非常惊讶，就问她是上哪有了什么高招治好的。她说是我炼功。我追问是什么功，说是炼了法轮功。

我想她当初那么严重的病还能好了，就问她说糖尿病能不能治，她说可以来试试吧。我一想，我当医生的不能随便就让病人去试啊，不如我自己先去炼，要是果真那么好，再推荐给我那些病人。就这么着我打听到北大校内的炼功点，开始起早贪黑地去跟着炼。

那时我也看了书，《法轮功》和《转法轮》都看了，可是开始看不太懂，倒是有两条我知道：一是特异功能，70年代我在校内亲眼看到过耳朵识字的试验，所以我相信有这种能力；二是史前文明，我看一些资料和纪录片讲方面的研究发现。所以我觉得这法轮功的书里讲的可信。

刚开始炼功点大概有一、二十人吧，后来人多的时候，每天有两、三百人炼。一开始炼功，我的身体变化就非常明显。炼功第三天我整个人精神起来了，走路腿上有劲，不爱犯困了。炼功一个星期时弯腰干了一天活，居然腰腿痛都没有发作。要是炼功前那种姿势一个小时都受不了。

炼功一个月时身体的变化就太神奇了：突然天气降温又逢停暖气、下雨，以为腰腿痛又要大发作了，结果

北京老医生得法记



■ 王季仙医生，2008年于美国旧金山

一点事没有。要在以前，那发作起来可是动不了，上不了班的。同时我戴了几十年的眼镜不能戴了，赶快到眼科去检查，谁也不敢相信是度数变浅了。我原先是先天性高度远视达一千多度，合并散光，是远近都看不清，而且越老越严重。眼科医生也是同事，就问是不是和我炼的功有关。这样配了副浅度数的新眼镜。眼科医生还发现我以前很严重的倒睫现象没有了。再后来我发现很多时常发作的慢性病都没了，比如从小常犯的慢性肠炎，双手皮肤破裂，医院里各种药膏试过都不行，也好了，时不时的眩晕也没有了，每年夏季犯的脚癣也不犯了，还有颈椎病、肩周炎、腱鞘炎等都好了。炼功一年多，我完全摘掉了眼镜。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

通过读书，也明白了《转法轮》中讲的很多道理，知道遇到矛盾要向内找，遇事先替别人着想。慢慢地我的性格有了改变。原来怕吃亏，受了欺侮很委屈。学法轮功后更乐于助人，受了委屈也不生气，人常常是高高兴兴的。

我知道了法轮功是修炼，不是一般的气功。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必须从内心改变自己，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而且修炼不是为用来治病的，所以我也不敢去叫我的病人们都来炼功。不过别人看到、了解到我的变化和其他炼法轮功的人的变化，还是有很多人陆陆续续走进了炼功场，其中包括我治疗过的糖尿病人，他们炼了法轮功，好了，没再来医院看。

我几十年行医，看到病人那么多痛苦解除不了，自己身体也一大堆毛病。炼了法轮功，短时间内不但自己无病一身轻，还看到以前的病人炼功后康复。这对个人和家庭来说是幸运和福份，从我做医生的角度看是不可思议、但是又亲眼所见、亲身体验到的神奇。

修炼法轮功这些年来，我明白了祛病健身只是佛法修炼中起步时的一点点表现，就已经让我们惊叹不已。听闻大法法理的人就更被修炼的博大精深所吸引，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法轮功给那么多人切切实实带来的福祉不是谎言宣传可以抹煞的。◇

(接上页) 慈悲祥和感动人

面对警察如临大敌的架式，学员们却慈悲祥和，自觉维护秩序，谁踩着了盲线就赶快退回来，废纸垃圾都装袋里，还有学员沿队伍收垃圾。前排学员一直站着，从早到晚很少换。我老伴六十多岁了，从早七点到晚九点没吃饭没喝水、也没上厕所，一直站在前排没动过，精神还非常好。渐渐地警察松懈了，后来索性坐着喝水聊天去了。他们主动和学员说话，也有了笑容，问些有关法轮功的问题。有的警察对学员表示理解和钦佩。

化解危机

下午，在北京火车站有便衣蹲坑，冒充法轮功学员，假说是接学员去信访办，将一批外地学员骗上警车。当有人发现不对头不上车时，他们就大打出手，抓了大批学员，不知拉到何处关押起来。有个学员逃出来，我们才知道中共已动手抓人了。

一个学员的家人是中南海警备部队的，傍晚时他接到家里的紧急电话，让他必须立即回家，说是警备部队已经架起了机枪，再不回来有生命危险！他们已经准备暴力杀人了。此

时如有任何一点骚乱或借口，都会引发一场流血镇压。事后知道江泽民白天曾躲在防弹车里，到现场观察。

你们看！这就是德

大约晚上九点，代表回来说信访办官员下令天津公安局释放了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大家觉得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学员们说散即散，没有喧闹、没有堵塞，没留下任何痕迹，连一个纸片都没有。一女警指着法轮功学员离开后的地方，对其他警察说：“你们看！这就是德！”◇

本溪法轮功学员信素华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的种种酷刑

我是辽宁本溪的一名法轮功学员。因不放弃信仰，曾三次被非法关入马三家劳教所，于2010年3月22日闯出黑窝。在马三家劳教所，我亲身经历了种种酷刑折磨，也耳闻目睹了恶警对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现把我所知道的马三家的基本情况及恶警的种种暴行揭露出来。

一、电棍电：用手铐把法轮功学员吊到暖气管上，用电棍电头部、面部、乳头、阴部等。

我亲历的酷刑：用手铐把我吊到暖气管上，恶警谢成栋（音）拿来一个特号的电棍电我的乳头。还有的恶警用电棍把我的面部电的完全变形，肉都糊了。

二、坐“老虎凳”：就是两手铐在凳子上，动不了，一个姿势长时间坐在窄窄的铁凳上。不让大小便，不给水喝，同时放着散布谎言的洗脑录音。还有最普遍的是让法轮功学员成天坐在小塑料凳上，不让动，很多法轮功学员屁股上的肉都坐烂了。

我亲历的迫害：先后三次被关进“小号”，分别坐“老虎凳”23天，24天、25天。

三、暴打：拳打脚踢，苍蝇拍打脸，抓头发往墙上撞，用手铐打等等。

我亲历的折磨：被扒光衣服，用床板狠狠的从头到脚拍个遍，他们用三个苍蝇拍合一起打我的脸，苍蝇拍都打坏了。恶警还用手铐打我的脚趾、脚心、腿骨、大腿内侧、头、手指甲等敏感部位，让我疼痛难忍。女恶警穿着高跟鞋用后跟踹我的大腿。恶警宁丽娟（音）、于娜（劳教队员）等三人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头上撞开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直流。恶警宋玲玲用棍子打我的手，鼓起一个很大的黑色的包。恶警王艳萍把我的肋骨踢折了，徐秋霞（劳教队员）把我的尾椎骨踢折了，恶警孙美经常狠狠掐我的脖子、捏鼻子，往死里整，恶警马奇山和多个恶警将我摁在地上，用穿着皮鞋的脚狠狠的踹、碾我的脸，导致整个脸完全变形。

四、绑“死人床”：就是手脚铐在床上，全身都被固定在床上不能动。同时辅以灌“废功”药、打“废功”吊瓶等手段摧残法轮功学员。据恶警说，这种“废功”药打少了四肢无力，打多了就是植物人，再打多，人就沒

命了。

我亲眼看到法轮功学员因被灌、打“废功”药导致精神失常。恶警丁大勇、曹丽杰、相淑媛、李淑媛经常给法轮功学员打“废功”针。

我亲历的迫害：恶警头目李明玉（刘勇之妻）多次指使恶警把我绑在“死人床”上，给我戴上“撑子”，灌“废功”药、柴油等，并打“废功”吊瓶。

五、冻：冬天，扒光衣服关在厕所里，打开窗户冻。

我亲历的折磨：我被扒光衣服，用手铐吊在厕所的暖气管上，打开窗户，大片的雪花飘进来，落在我身上。

六、性迫害：恶警强奸女法轮功学员，狠狠地踹阴部，用三把牙刷绑在一起，刷毛冲外，在阴道里来回刷，电棍放入阴道里电等。我亲历的多次被恶警踹阴部导致休克。

七、活摘器官：我亲历的迫害：恶警头目刘勇指使恶警把我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说：“你不是要做好人吗，为了救人，就活摘心脏吧，要不就转化。”我对他说：“我不转化，你也别想活摘我的心脏。”恶警马奇山说：“你还不转化，有多少都送去活摘器官了，然后尸体都炼了。”恶警用各种酷刑折磨我一宿，期间恶警多次打电话与苏家屯联系，要把我送去，最终没能得逞。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送到苏家屯集中营等地活摘器官，现在还不得而知。

八、各种“抻”刑：一是把双手分别铐在两张床上，再将两张床分开，身体抻到极限后，将两张床固定。二是将双手一高一低铐在两张床上，身体抻到极限后，将床固定，再将双腿捆绑固定。三是将双手铐在二层床上，再将一条腿抬高铐在床上，单腿着地。四是将双手铐在二层床的角铁上，头被压在二层床下，两腿被伸直捆绑后塞到床下，用棍子等别住，并在脚心下面穿进角铁，用角铁的棱硌脚心。

我的亲身经历：恶警马奇山、张春光和其他恶警多次长时间使用这四种抻刑折磨我，同时还用火烧我，用针扎我。

九、其它酷刑：用打火机烧手，用针扎，把法轮功学员抬起来，往楼梯上摔，用绳子勒脖子，拽头发在地上拖，

掰手腕，手铐铐到肉里，用钢撑子把牙掰掉，往嘴里扔燃烧的烟头，泡在粪便里等等。恶警头目刘勇每天背着大皮兜，里面装着手铐、钢撑子、电棍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具，随时随地迫害法轮功学员。

我的亲身经历：恶警多次用胶带封住我的嘴，用打火机烧我的手；把手铐铐到肉里，肉都翻开了；他们还多次用钢撑子把我的牙掰掉。恶警拽着我的头发在地上拖着去吃饭，身上被扒的仅穿着背心、裤头，腿上的皮都磨掉了，鲜血直流。恶警强制我坐在厕所流满地的粪便里。恶警指使几个人扒掉我的外衣，将只穿着内衣的我抬起来，往楼梯上摔。恶警马奇山把我的手腕掰折，只有肉皮相连。于娜（劳教队员）用绳子使劲勒我的脖子。恶警黄奇用又长又粗的大针扎遍我的全身。恶警李俊问我法轮大法好不好，我一说“法轮大法好”，他就把燃烧着的烟头扔到我嘴里。

十、超时劳动：强迫法轮功学员24小时劳动。

十一、劣质饮食：吃的窝头是整个玉米（不只是玉米粒）磨的面做成的，而且吃的窝头、菜里面都掺有“废功”药。一来人检查或调查就做好吃的，平时就做劣质饮食。

十二、勒索钱财：有一次儿子给我送了50元钱，恶警张卓慧（音）告诉我，却不开给我钱。

以下恶警及劳教队员都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男恶警：韩礼（音）、黄凯、张军（音）、高云天、张彦忠（音）、刘克、李明东、陈明强

女恶警：任怀平、裴凤、周千、张君（音）、象百凤（音）、张丽丽（音）、李秀玲（音）、相魁丽（音）、张秀荣、王乃民（音）、迟宇（音）、王淑征（音）、由岩（音）、潘桂厚（音）、郑丽（音）、张宇（音）、刘慧（音）、张磊（音）、管林（音）、马晓丹（音）、赵静华（音）、杨晓峰、崔江（音）、李立娟（音）、任红战（音）、陈警敏（音）、赵国荣（音）、杨亚琴（音）、祈福英（音）、李丽杰（音）

劳教队员：曾玲玲（音）、王玉彬还有苏静（音）原是马三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总头目，现调到抚顺迫害法轮功学员。恶警潘某专门在小号迫害法轮功学员。犹大赵永华（音）、苑淑珍（音）被扼颈收买利用，在马三家迫害法轮功学员。

前几天，我在县城收了物流车发过来的一批货，付了2900元代收货款。车主是一个女士，当场一张张检验了二十九张百元币，确认无差错后，我便提货离开了。

隔天晚上电话响起，原来是女车主，她说昨天我的货款中有一张假币，当时她没看出来，是她丈夫后来认出来的。我当即告诉她：“如果是这样，我隔天给你送过去。”

两天以后的中午，我专程去了县城，女车主正在车上吃午餐。“大妹子，那假钱是怎么个事啊？”

她一看是我，感到很意外，可能是没想到我真会如约而来。

“哎呀大哥，这事都怨我，当时我也没认出来，我那口子回来了又看了一遍，才发现有一张是假的。”

“既然这样，我现在就把钱给你。”

“大哥，现在咋还有像你这样的人呢？！”女车主惊讶地看着我。

她的话让我也愣了一下，是啊，以前的我会费时费力地大老远跑来送钱？——不，也许当时就在电话里告诉她了：你那天已经当面点清、验过了。而如今，自己以往的利欲私念



一百元的故事

早已被“真、善、忍”所荡涤和改变。我情不自禁地对她说：“我的师父告诉我处处为别人着想，遇事先考虑别人。”

“大哥，你这人真好！你这人真好！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女车主没有去接我的钱，对两个前来提货的客户述说刚才事情的经过，不断地重复着：“像这个大哥这样的人，这个世上没处找。这个大哥是信佛的。”

“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学法轮大

法的人，都做这样的人。”

我把钱递给女车主，她一遍遍地说：“太谢谢你了，大哥，真得好好谢谢你！”

“你不要谢我，你要谢谢我的师父。”女车主若有所思。

其实我也分辨不出哪个是假钱，女车主当时一张张检查也没查出来，但是在这个道德下滑、造假遍地的社会里，即使面对突如其来的不公，我也绝不会去随波逐流，因为我的师父和法轮大法的纯正力量，使真正的修炼者无论身处何地，都会象莲花一般默默地去散放纯纯的芬芳。

说话间，她丈夫回来了，知道了事情的缘由后，非要请我吃饭。面对他们的真心盛情，很是感慨：一百元，表面看来只是微不足道的数目，可是这一百元的背后所传递的是超越金钱的东西，真的感动人心，我能感到他们内心深处对那些久违的美好品质的共鸣，毕竟人的本性是向善的。

好不容易才谢绝了他们的邀请，临别时，我告诉他们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吧，会有福报的。”夫妻两个直点头。

我走出好远了，回头一看，他们还在向我招手。(文／山东大法弟子)

谁设计了宇宙

牛顿是近代科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从研究自然的奥秘开始，最终进入了信仰的殿堂，向世人证明了高级生命所创造的宇宙是何等奇妙和伟大。

牛顿曾说过，这个美丽无比的太阳、行星和彗星的体系，只能借助一位全能的、明智而有权威的全能者计划而存在。这位全能者永远不灭，无所不在，并因为全能者的“永存不灭”与“无所不在”而构成了时间和空间。

后来，牛顿进一步探索宇宙间的物体，想了解最初各物体为什么会动起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上帝做了第一次推动，这就是“第一次推动说”。

几百年后的著名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也与牛顿有着相似的看法。有一次，当几位新闻记者要求爱迪生，准许他们报导他是反宗教的学者时，爱迪生用坚定的口吻回答说：“具有哲学思想的人，对于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总应当接受。从世上万物所表现的情况看来，宇宙确实是全能者意志的伟大成绩。假若否认至上全能的存在，我们就等于在亵渎自己的知识。科学与信仰同一根源，其间绝不会发生冲突。我相信人与物是由一个领袖来指导，世界的命运是由一位至上者来支配的。”(文／刘意) ◇



■ 精美的太阳系是偶然形成的吗？

孔子眼中的强者

现代文化常常告诫人们要做“强者”、“生活的强者”。然而，究竟什么是“强”呢？

孔子的学生子路曾向孔子请教“强”的内涵。

孔子回答说：用宽容柔和的精神去教育人，人家对我蛮横无理也不报复，这是南方的强，品德高尚的人具有这种强。用兵器甲盾当枕席，死而后已，这是北方的强，勇武好斗的人就具有这种强。

品德高尚的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强啊！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这才是真强啊！(选译自《中庸》)